

# 橫向比較 深入解讀 學者名伶品味《帝女花》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唐滌生的經典劇目《帝女花》大家耳熟能詳，但作為案頭讀本研究和跨界的文化研讀，卻不多見。由學者盧瑋鑾主編的《辛苦種成花錦繡——品味唐滌生〈帝女花〉》，邀約了粵劇演員、學者與文化研究者，首次對此劇的創作背景、文本、演出、音樂、劇種及人物描寫等方面，撰文作橫向比較及深入的解讀，期望開風氣之先。

## 佩服唐滌生功力

為了讓讀者理解成書經過及參與解讀，三聯書店上周六舉行講座，請得書中作者之一的粵劇愛好者張敏慧、粵劇名伶阮兆輝，以及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主任張秉權、文化評論及研究者洛楓，一起品味《帝女花》。

盧瑋鑾在講座上表示，出版這本書時要冒險，因為現時的流行圖書都要多圖少字，但這本書保證是「閱書」，因為文字很多，她希望回歸文字，而研究唐滌生亦應從文本開始，書中將原著與改編劇本作出對比，可惜因為版權問題，不能全文同時印出。她說，這本書是不能成為暢銷書的，它更適合喜歡文字、喜歡典雅的人閱讀。

在書中，戲劇愛好者張敏慧將清朝黃韻珊的《帝女花》原著版本，與唐滌生的改編劇本比讀。她在講座上表示，將兩個劇本對比，可帶給觀眾和演員不同的啟發，提高觀眾的欣賞能力，讓演員有更深刻的演出。她說，當你看完完本後，會更加佩服唐滌生的功力，他不單是寫唱詞，連布景、道具、演員走位，次要演員如何演繹等，都寫得很細緻，可看到他如何從原著中作出取捨、加工、再創作，如何加強劇力。若觀眾和演員都



張敏慧(左起)、張秉權、阮兆輝、盧瑋鑾、洛楓上周六出席講座 (本報攝)

看過唐滌生的劇本，才不會白費他的心血。

## 結合愛情家國情

張秉權在講座上更就兩個劇本作出深入的分析，他說，黃本也有其價值，開首以兩個仙子散花仙子與侍香金童未盡塵想，於是被貶凡間，要他們歷盡塵劫，才能了結情緣，斷絕塵想。原著中寫道「領略人間恩愛」，可見原著中不太重感情線。黃韻珊亦表明他是受孔尚任的《桃花扇》影響。在《帝女花》原著中全戲共二十齣，要到第十四齣，男女主角才第一次同場。愛情線就如《桃花扇》中不是最重要，國家重任才最重要。唐滌生則在黃本的基礎上，再加以發揮，對愛情着墨深，寫來動人，能將愛情與家國情結合細膩。

## 能與粵劇共存亡

阮兆輝回應時表示，廣東本身沒戲，是來自外省，粵劇的祖先是湖北漢劇，一直演流傳下來的戲，並吸收其他劇種。其後出現以廣東話演出的新戲，只有「提綱戲」，沒有劇本，唱詞可由演員唱，不重咬文嚼字。初期有些開戲師執筆寫劇本，但唱詞仍是很粗糙的白話，到中期有馮志芬、南海十三郎等編劇，但用字仍須還觀衆，是由白話到咬文嚼字的一個過渡時期，至唐滌生才集大成，下決心用很少白話去寫劇本。因此，《帝女花》演出之初，也經過很多鬥爭，慢慢才被人接受。從前落鄉戲不做《帝女花》，因為怕觀衆聽不明。唐滌生認為，《帝女花》是一齣能與粵劇共存亡的戲寶。阮兆輝慨嘆現在已越來越少粵劇編劇。



盧瑋鑾主編的《辛苦種成花錦繡——品味唐滌生〈帝女花〉》出版 (本報攝)



## 北京美展見證京城巨變



主展廳中展出「奧運組畫」之一 (北京畫院提供) 觀衆在參觀作品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袁媛北京報導：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而舉辦的「華彩北京美術作品展」正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展出的五百餘幅作品精選自北京畫院由〇三年開始連續六年組織的「北京風韻」系列活動所創作的八百餘幅作品，反映了北京六十年來在歷史、社會、人文等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獨特的地域風采。展期至本月十七日。

主展廳中展出的是《奧運組畫》。該組畫是北京畫院為反映最新的北京文化、建設成果，組織十餘名年輕有為的藝術家新創作的。組畫以「奧

運」為主題，突出表現了新北京、新奧運的時代特色和人文風采。這批創作規模宏大，畫幅加起來長近四十米，為展覽畫龍點睛之筆。

展覽集中了近百位老中青三代畫家七年來的優秀創作成果，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和藝術性。其中既有油畫，也有國畫，以不同的風格展現了北京城市在風情風貌方面所發生的巨大社會變遷，展現了新中國建立以來，北京在社會文化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中國油畫學會主席詹建俊說：「這次活動非常好，表現了北京的風景、名勝、人文。畫作很有個人特色，用不同的角度看熟悉的景觀，表現着北京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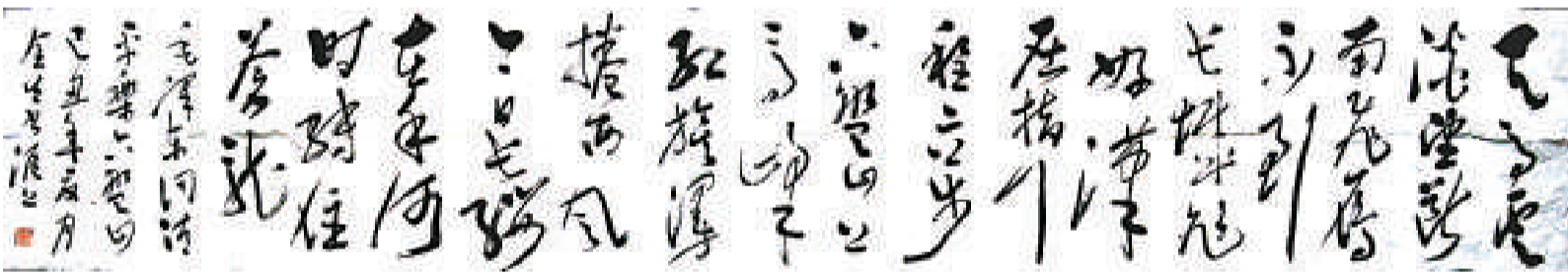
一名前來參觀的美術愛好者說：「我覺得紅螺寺的那個特別好。雖然天氣比較炎熱，可是看他們的畫，都給人一種清涼的感覺。雖然我們老百姓沒有什麼專業的知識，但是一看也能明白，看出他們的用筆、構思。大師的作品就是讓有沒有專業的人都能欣賞，雅俗共賞嘛，俗就是代表普通人嘛。」



張京生《皇宮字上的天空》 (北京畫院提供)

##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李志文



長卷：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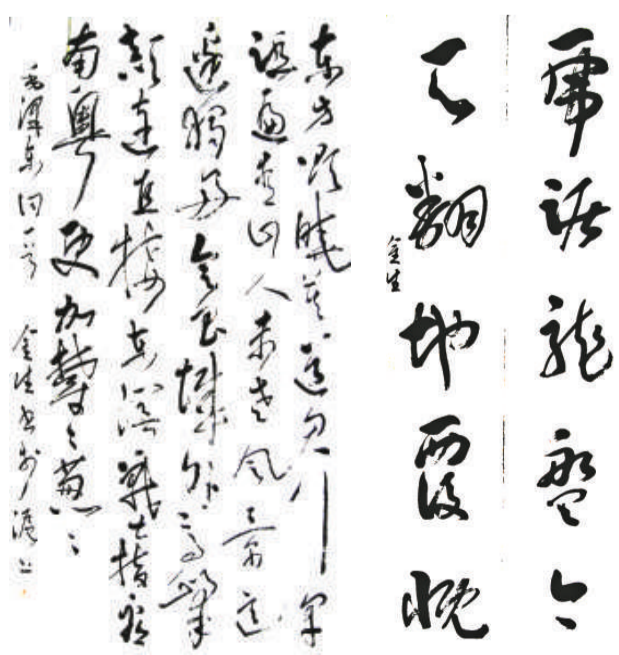
田金生專注享受書寫的快樂

# 田金生 翰墨奔放瀟灑

田金生不在意獲獎、展覽，不在乎別人的評價與認可，自願自在在筆意縱逸揮灑自己的天性，讓寫字更專注、更純粹、更自我。不在喧囂熱鬧之中，不在風口浪尖之上，不被過多的功利所牽扯，對於田金生而言，恰是一種成全。

## 鍾愛草書 揮灑性情

田金生的一幅草書作品長卷「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中堂：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楹聯：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斗方：師古不泥

漫捲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整篇一氣呵成、紛披而下。嫺熟的筆法如行雲流水、蛇走龍舞般的線條之美，令觀者深切體會到書家酣暢痛快的創作狀態。其筆法追求「寧拙勿巧，寧澀勿媚，寧澀勿輕滑，寧真率勿安排」的書境，書體風格清新，筆意奔放，其個人的文化面貌和情致在墨迹中展露得淋漓盡致。

另兩幅作品楹聯「遠山無墨千秋畫 近水帶弦萬古琴」和「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書法線條跌宕起伏、婉轉流麗，縱逸奔放而不失法度，瀟灑風流而不失持重，讓觀者直接感受到作者書寫時的瀟灑不羈和無拘無束的內在氣質。

田金生認為，草書在諸字體中最能激蕩書法家的情感。同樣是狂草書體，唐代的張旭、懷素，清初的傅山等人，在各自的作品中都體現了不同的情感釋懷和人生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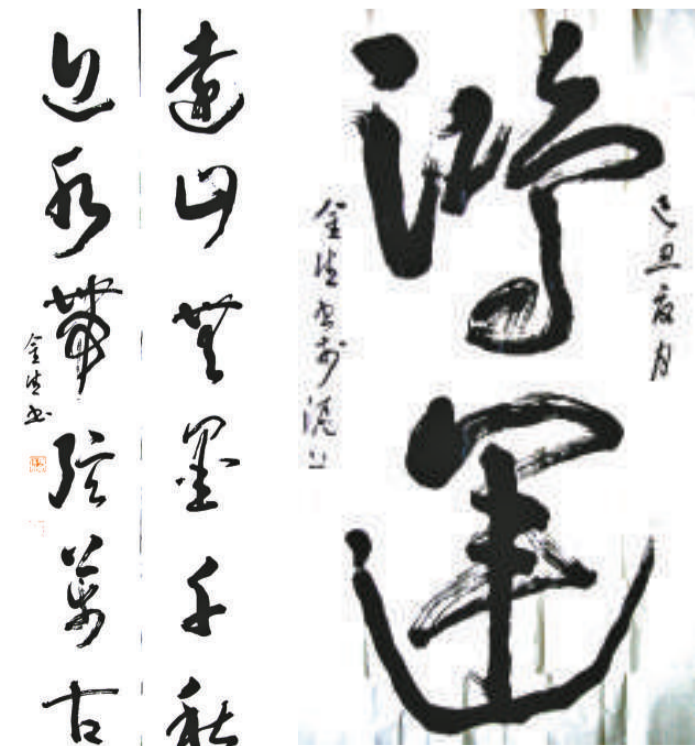
## 我寫我書 彰顯天性

田金生介紹道，自己結緣書法快半個世紀了。他說，當年，上小學練毛筆字是一門必修課，每每看到老師在他的寫字本上畫滿了紅圈，一種成就感、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也許這就是他最初學書法的動力所在。從軍入伍後，因為字寫得不錯，機關經常叫田金生幫忙抄寫材料，當兵兩年便被提升為軍官。後來，從小機關到大機關，從部門領導到單位主管，

無論工作多忙，書法始終是田金生唯一的業餘愛好。現在雖然身在將軍崗位，他仍然筆耕不輟。

田金生選說，「字如其人」「師古不泥」一直是「我寫我書」的執著追求。小時候練字都寫楷書，顏真卿、柳公權是必悟之體，慢慢養成了寬厚、守規的性格。隨着隨帖、讀帖多了，他感到草書才是最能抒發個人情感的載體。故此，他注意從王羲之的妍美、懷素的狂放、王鐸的險峻、于右任的結體、林散之的筆墨、毛澤東的章法中汲取營養，領悟草書的真諦。

田金生強調，「雖然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面貌，但我也決不依葫蘆畫瓢。」



▲榜書：鴻運  
▲楹聯：遠山無墨千秋畫 近水帶弦萬古琴

欣賞着田金生的書法作品，有的酣暢和明快，有的典雅和逸興，有的質樸和曠達，有的逍遙和豪放，還有的率意和超邁，似乎每一根線條，都在他生命的汁液裡浸泡過。他在長期的練習和摸索中，找到了個人性情與傳統規範有機契合的路子，在對傳統的學習和詮釋中，成功地加入了自我，使人們在其作品中既感受到較為濃郁的古典氛圍，又體味到鮮活的個性魅力。

## 寫出天性 意在修身

田金生表示，「我學書法，意在修身」。平素，他總是低調處事，淡薄名利。他認為，學書法只有靜下心來，耐得住寂寞，心無旁騖，才能鑽得進去，享受到書寫過程帶來的快樂。

在內地書壇，田金生自在自得地表達着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國是個情感化的國家，中國文藝的古老傳統講求緣情言志，所以，情性的發達，帶來了藝術的發達。或者說是性情滋養了藝術。在書畫界，把筆墨與心性相聯繫，讓它成為感情的載體，已成為一種共識。漢代揚雄說「書，心畫也」。清代王原祁說「筆墨一道，用意為尚。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之間」。何紹基也主張「將至性至情不能表見於筆墨之外」。傅山說「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

田金生認為，看字，除了看技法和學養之外，還看其是否寫出了自己的天性和面貌。他說，天性是一種隨心而又愜意的書寫，是在字裡行間漫溢出的本質特質，不能犧牲在刻板的描摹和對於所謂技巧的津津樂道之中。

所以，他的作品不是完全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創作，更多的是人格、心象和智趣的自然流露。田金生家裡牆上掛的都是他自己寫的字，往往是今天掛上去，明天不滿意又拿下來重寫。他妻子蕭潔調侃他「整天爬上爬下的」。但田金生說，他就是這樣，在自我欣賞、不斷進步中，使內心得到慰藉。

這些年，田金生也參加過書法比賽和出國展覽。他說，那都是為了交流書藝，促進學習而已。除了屢屢獲獎，田金生還被聘為江蘇省國畫院書法研究院「特聘書法家」。